

臨安府志卷之二十四

補遺 附雜異

志所以徵信也可信則筆之於書宜無復遺矣然町畷國一見漢史厥後載籍弗詳細羅者欲於數卷中囊括今古勢能保其無遺耶補之者或摻蟲魚之剝蝕或詢故老之傳聞或類無可附而姑存之或書已告竣而始得之殿於卷末概曰補遺雖時世既往名物無關咸可資考鏡者博採焉至南荒異事大半

臨安府志

六十六

可疑乃華陽諸志不廢竹王木龍之說則非理之所有未必為事之所無雜為錄之非曰傳信亦闕疑之意耳作補遺志

東南門戶 雲南全省形勢東北貴州東南交

江為門石屏則石坪建興三年孔明南征至

臨安之咽喉 石坪建興三年孔明南征至

蠻兵潛伏密訪其境就雲之望雲凝如蓋恐

餘適地皆石其形如盤外迥壙俱土乃占之

石為雲根雲為文彩千年後必有規方是域

而交儼中州焉元建州為石坪令羅撒鎮之

明太祖易交固蒙自境外有地曰交固交

此亂朝議討之以文淵為鄉導順治十六年

當事遣人諭交此邑令鄭欽簡亦遣其牛羊

古奔前之地  
 止生海子承龍絕不生女  
 西奔前之地  
 罷又西南人侵之不得已  
 不喜爭敵行一月至老  
 塔村以萬計塔亦以萬計  
 婦宣慰司此地寺塔極多  
 黑水末流也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  
 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  
 箭處及碑字昔泐不辨又行四日至車至宣  
 大川原廣可十里夷多善家其山有孔明寄  
 里頭目居之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  
 里諸國臨安由石屏行三日南至元江七日至  
 命遣玉川伯朝陽伯二人報南貢自此始車  
 土司使從交其國其大臣武公咨奉主  
 命遣玉川伯朝陽伯二人報南貢自此始車

縣在杞麓湖之南有宗居石塔二縣或以為  
 昆陽州古有河西城然杞麓湖山皆在河  
 西縣未短軍屯分控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  
 所謂也軍屯分控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  
 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  
 石二斗歲徵穀二十五石為家小糧支三月  
 為穀種是徵五十五石為屯倉其實在官止  
 二分軍歲納穀五十五石益困每苦許皆云  
 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奏改名與除  
 謂以家小喫穀二十石及種穀三石二斗  
 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一石使歲納米九  
 幣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  
 石一官易二徵當時便之古軍營二臨城教場有  
 因丙官易二徵當時便之古軍營二臨城教場有

黑果壩在西城外者即今漢武處前鎮師改  
修折中梁得一木牌上書長短高低尺寸戒  
後人無輕更軍民永得寧靜之福故今府兵  
即其遺制也轄門左有壕塹係明參將府兵  
房舊址時以兵衛民三農有禮三農有兩訓  
故兵將盡營於城外與澗及平地楊慎謂  
澤農平地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  
先鄭之說通海之海薄諺所籽粒明洪武初  
謂序水栽秧撐船割穀者也籽粒明寧侯請  
置勳莊除國賦籍為籽粒莊民不隸有司  
本朝順治十七年吳桂為總管疏乞之以  
家人管莊與有司抗禮莊民橫暴之甚至康  
熙二十四年允憲臣徐文驥請以勳莊民  
乃不溫泉天下溫泉不一以安寧為最如  
受害溫泉不一以安寧為最如臨安屬

六十八

建水曲江龍刹娑羅莊石屏五郎溝阿迷頗  
盤寨寧州象鼻山皆我興衣鄉蒙自倘甸新  
平揚武壩徹崇山皆有以之寧州為最王  
褒溫湯銘云白磬上徹丹沙下流華清駐老  
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磬耳諸葛井  
砂硫磺三物為之根乃蒸為煖流耳諸葛井  
在郡城北門內考諸葛亮伐南中由姚安至  
順寧永昌麓川窟山極菁而獨未及迤東乃  
郡則有井有廟通海則有駐軍山石屏望氣  
則有占言車里有營壘併寄箭處未知其故  
豈丞相天威聞風三異井禮井在寧州學宮  
者皆畏服乎  
匣內盛秘書三本皆硃書雲篆人莫能解凡  
有疾者但照式印寫一字即以井水吞之立

愈後此書為風雷攝去通井在下水村味  
 甘冽彩井在州西南一里孫家壩煮粥最美  
 綠紺石年久州木自甸山嘉靖間開局鑄錢物  
 色得故地取石劉氏醴泉在城內東北隅相  
 入銅倍為晶耀劉氏醴泉傳異人所指點合  
 郡釀黃酒必需此俗呼為下酒水丁亥兵燹  
 廢為智井今釀黃酒者必水井店井其味甚  
 芳而酒非此水不清香泉之甘者以北山泉  
 第一西關大板井東有包家莊泉眼南有瀆  
 江橋井北有半坂井白鶴舖東城古鐘臨城  
 泉城內諸葛井皆其尤者  
 隅起高樓俯視瀆江懸鐘其上徐伯陽云金  
 為水母母鳴子戀故少水患鐘製高八尺聲

臨安府志

六十九

供遠特置司鐘按鳴不失時城中人雲臺里  
 物大盛其制既廢瀆江水時溢矣  
 石壁上可因十六字前州守吳江顧慶恩所  
 鑄持札二象鼻嶺徐伯陽築城時言此嶺係  
 字恐誤為城過峽宜培不宜去後沙定洲叛  
 白虎口為城過峽宜培不宜去後沙定洲叛  
 人恐城低極嶺不利於守令士兵掘斷深八  
 尺餘得銅秤一銅尺一建水拖藍郡城南門  
 銅神像一城隨不保  
 飲水皆如靛相傳有寶石後為人取去  
 或云楊太監昔為八景之一今無存景賢  
 碑祠在郡學宮左遺像儼然碑刻王奎自銘  
 并為韓宜可銘後系之以詩日荷戈萬里

戊戎行臣罪當誅心未忘賴有詩書問遠徼  
 敢云徵召赴巖廊軍中子弟半珪組奕世人  
 才說建庫志道雙清昭國史丹青不老  
 近宮牆當日衛帥萬中首師禮之故  
 山三字在郡城指林寺相傳建文筆也帝任  
 錫武定獅山寺僧謁帝求題額書此與之  
 又傳帝雲遊至秀山寓清涼寺人  
 莫之識去後乃塑遺像至今存焉平定安撫  
 萬曆時阿達僕喇蒙自冊雞為惠巡撫鄂應  
 應龍帥師平之於阿達製銅瓶錠蒙自製銅  
 靴奔大書八字勒石於蒙署前日平定阿達  
 安撫蒙自後流寇入滇偽稱平東安西撫南  
 定北人以為藏帖二寨向為交阡所屬里民  
 鄂公先識云藏帖二寨向為交阡所屬里民  
 有藏其帖文者其署銜曰平邊營駙馬都  
 尉兼輔道丹義祿侯其辭似簡札不似文誥  
 肥海內貿易皆用銀錢明季滇獨用貝產於  
 肥閩廣俗名曰肥以一錢為一庄四庄為一  
 手四手為一緡五緡為一弁弁即索也說文曰  
 三十并也古以六十緡為一弁弁廣以後數錢  
 亦以索為道貝法不行而民間口號石硯石  
 仍呼其稍充裕者曰冢有肥兒  
 硯瓦山石色如猪肝體微不堅作硯甚  
 細膩近匠人有作酒盃玩器者殊可愛採礦  
 郡屬五金皆備惟蒙自最盛其利口或上下  
 或斜直先辨土色隨引線而入供油米者為  
 錫頭攬洞者為鑲頭挖土背荒者為弟兄稱  
 妨其崩塌故曰鑲頭挖土背荒者為弟兄稱

富路曰尖子稱土曰荒稱石曰令同洞中或  
 另開夫或讓風洞立品礦數自每十筐鑲頭  
 一分弟兄四分鍋頭五分錦帕臨屬士大夫  
 抽稅每兩一錢此廠規也錦帕家婦女多不  
 出開間有出者每頂錦帕葯醬或曰葯醬雞  
 或張傘自蔽風俗近古葯醬壘壘醬也取壘  
 之鮮蒸其汁味如醬染武帝日惟一食食止  
 葯蔬蜀獻葯葯噉覺味美曰與肉何異勃復  
 禁之今雞壘味與肉同葯醬當亦壘類  
 樹頭酒深果皆熟土人摘下剖開食之腹中  
 有汁如酒味甘帶酸飲之可以微醉椰皮鑲  
 為酒器甚佳出納樓司及元江府江邊

臨安府志

木綿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甚  
 攀枝花也阿迷蒙斜紋布古名象布紗出通  
 自土司皆有之蒙斜紋布海以東粵產象亦  
 有斜紋檳榔樹如芭蕉花如金粟實如桃李  
 故名土人四割其房并實乾而貫之食者佐以石  
 灰及扶雷扶雷蔓子也消宿食祛瘴癘元江  
 普瓢者雞壘建水石屏皆有之產象自者最  
 最臣雞壘佳明孝宗時先祿寺以雞壘進  
 上御食美將復取輒止近臣請故上曰素馨  
 朕索後必預儲以待為費多矣載滇志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特清香  
 南中女子以綵縷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

咏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寶花玩  
 雲鬟用陸語也繞髻之飾至今猶存  
 月通海三元宮茶花前弘治初年貢入御苑  
 其花不開仍發回本觀花復開落時瓣皆  
 仰面而不俯月夜姿玉薇花阿未冰泉山舊  
 妍後為土酋所伐人所植相傳當年無華華  
 而色絕白不知何人所植相傳當年無華華  
 則必有登科甲者如戊戌楊應登壬戌李柱  
 明甲戌萬民表咸應驗馬金囊生大石崖上  
 後玉薇為野火所燒  
 有之元江極廣一名馬檳榔狀類白豈菟嚼  
 塗惡瘡甚効或食一枚飲冷水即無所傷  
 木槿或曰扶桑花開紅麗如錦見日而艷乾  
 在樹上其蒂不落鄭風有女同車顏如

舜華注日樹如李其花朝無影樹石屏西四  
 開暮落豈風土之異宜耶  
 蘭若寺中有古梅一株縱天氣晴明地無樹  
 影枝茂花芬煙霧不能近鳥雀不敢棲萬曆  
 初年有異人寓寺伐樹滅跡不識其故羅晟  
 詩云有香不斷清浮席無影何曾翠擁臺  
 啼鷓寧州城西四里浣江亭右田中起高阜  
 初杜鵑來時先鳴於松雀石屏南箬邱多松  
 此州人為遊覽之所  
 松子子隨風飛墜即  
 生松樹不假人力  
 金剛纂狀如刺桐最毒  
 不敢觸滇程記云碧巖處有之  
 斃殺人今運水石屏處處有之

陸安府志

七十三

遷謫明以遷謫入滇者不可勝數而在臨者則王奎韓宜可至楊慎則成永昌常滿

遊臨安詩集最多故憶舅其父令河西聖通

流寓以三公為最海女陳生冕及弟昇後冕拜大學士弟昇官

兵尚嘗憶舅家題詩因撫按寄之云通海城

西我母家少年騎竹遠庭花依稀記得曾遊

處茅草垂楊路不差兩公狀元館賦教新都

蓋生長於通故眷戀若此楊慎時為庠生縣令施忠夢神授巨鎧赤書

其上曰朝廷之寶知縣之光賦謂慎當大魁

天下及謫滇至阿達見賦與子廷表倡和賦

築朱元館居之至臨安寓主事葉瑞家至今

稱太史巷故葉冰有詩云高踪何處不升菴

劉洙奏議正德間安南賊首那代伏誅議建

非朝夕之寄惡地非冷溝乃上疏云城守

新安所是也無何十八寨夷賊大起洙首劾

兵備王吳乘剿之失而薦臨安府朱公疏堪

任兵備時論請之又疏專久任以圖治效溥

仁恩以救火荒請回鑾輿以慰民望抑奔競  
以公親儒臣勤政事謹好尚戒嗜欲  
辨賢邪七事楊慎為之載所表  
議嘉靖時崇業為給事中首疏五事曰崇正  
知治體會畿內大祀又疏舉遺賢簡循吏固  
邦本緝奸宄辨冤獄撫無告六事奉使琉球



王迎詔不拜公讓之王饋金卻之即遣部臣  
入謝復以金請公曰臣無私交不宜受金  
天朝體上嘉之金返使者轉兵科填點虜增  
歲幣乃疏曰剝膏腴以奉驕子無當之厄  
也

一扎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  
一扎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

為輩金輿援上下皆切責之  
巧對運水曾  
溪教即補瀘溪令後服闋再令瀘溪晚年出  
俗寓石屏鏡湖洞或出對云三位瀘溪曾子

臨安府志

師也父兄也久未屬對後許白雲至曰何不  
云一心南海觀音菩薩摩訶薩人以為絕對

王廷表墓銘  
楊慎銘曰天之生才良不易哉

自塞其板安陋就簡守殘保煨復有霸儒高  
論喧脛六經糟粕諸子奴僮為文之厄實道  
之隴公起南版文飲焯焯精蘄萃實天所  
栽汲古尚友維已之培耳絕耀菟口無醬  
師紉友素古格今該真搜朗擊舌有風雷  
真駁偽筆無堪靡士不完世用秀挺眾猜  
論著爰起後來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兒諺傷亦孔之哀有標遺德視此寔臺  
古檜者為檜此樹乃柏葉松身也上有寄生

今上

桂枝 百里甘棠 建水 王立憲任 廣寧縣 盡盡

一 謁陵 召見 于瘴氣 熱冬 可衣 葛男 女 活於 江

書 四 字 賜 之 紅 煙 浮 其 上 感 於 春 末 止 於 秋

江 水 深 綠 有 人 鼻 如 花 氣 行 人 中 之 多 悶 眩 成

抄 騰 空 觸 人 鼻 如 花 氣 行 人 中 之 多 悶 眩 成

疾 黃 瘡 變 鬼 狻 猊 等 狀 夜 入 人 家 竊 食 有 見

不 可 治 所 魅 倘 復 被 執 露 身 形 後 百 方 贖

之 者 輒 為 所 魅 倘 復 被 執 露 身 形 後 百 方 贖

罪 其 人 多 厄 羸 目 藍 而 無 光 即 同 類 亦 相 畏

避 養 蠶 蠶 人 土 獠 儂 人 沙 人 等 富 厚 者 多 養

其 家 常 吻 以 涎 毒 必 刺 血 遍 體 吐 出 原 食 之

物 乃 止 否 即 殞 生 凡 飲 食 必 先 主 而 後 食 或

臨安府志

七十五

戒 生 冷 庶 免 此 患 其 蠶 常 昏 夜 出 遊 狀 若 流

星 多 至 四 五 少 二 三 點 聯 絡 斜 飛 火 光 隱 曜

莫 知 所 適 或 云 向 藥 毒 阿 成 阿 老 和 泥 撲 喇

枯 塚 中 求 骨 食 之 藥 毒 阿 成 阿 老 和 泥 撲 喇

之 或 用 以 報 讐 或 遇 藥 發 時 人 誤 中 其 毒 雖

已 子 亦 不 暇 顧 藥 性 不 同 難 以 枚 舉 有 緩 急

有 輕 重 有 可 救 有 必 不 可 救 詐 實 下 藥 之 人

乃 得 解 劑 其 輕 者 常 以 黑 藥 靈 蛇 膽 及 一 切

吐 瀉 之 物 毒 以 攻 毒 乃 愈 遇 此 等 毒 宜 用 金

銀 毫 猪 刺 作 箸 以 變 黑 為 驗 試 其 潔 否 如 食

俱 可 下 毒 惟 飯 中 甚 者 即 宜 謹 視 凡 飲 食 衣 服

也 自 建 北 至 魯 魁 西 至 江 南 連 文 化 東 抵

廣 南 皆 有 但 至 其 處 人 能 謹 持 差 少 害

焉古風七姓蒙自有張王李杜段何楊七姓相傳同  
祖於九隆歲時伏臘各裔合祭於墓有



雜異

竹王

漢初一女浣衣避水有大竹流入足間

兒育於家長以才武雄諸夷指所破竹於野

生成林遂自號竹王王與從人嘗止石上命

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後漸驕

忘武帝開西南乃斬竹王置祥祠郡後封其

三子名竹王三郎九隆哀牢苴捕魚死江中

今通海有竹王祠九隆抵半苴捕魚其上若有

其妻沙壺哭之哀觸浮木嘗浣絮其上若有

感因懷妊十月產十男一日往江邊浮木化

為龍出水語沙壺曰若為生子今安在九

子怖而走惟季子不去背龍坐龍因感其背

臨安府志

七

夷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時

哀牢山下有奴液息者生十女九隆弟兄娶

之厥後種類蔓延分據顯靈坊在郡城隍廟

窟谷是為六詔之始顯靈坊前嘉靖年有

姦殺其夫者事後以猪羊任祭廟中甫欲焚

紙死猪羊突起直奔府堂通知府升堂即為

拍究得其罪狀因泮池炬影臨有煥山離城

造其坊曰顯靈泮池遇科年於六月廿五夜看

出時影倒泮池中遇科年於六月廿五夜看

山上炬影映入泮池幾點卜登科幾人無不

應神僧石在通海秀山之半神僧李暉富拂

儻像伏一龍降龍里通海東華山去縣十五

宛然如生龍降龍里通海東華山去縣十五

一龕中為毒龍所據每歲興雲致雷傷人未  
 稼且噉人畜有僧慧心往之坐石龕七日龍  
 稽顙聽法飛來石傳一城北聖母祠有一石相  
 不敢為災飛來石傳一城北聖母祠有一石相  
 塑神像於上其石有一孔祈嗣者以辛巳進  
 手捫之預知其所男一女歷歷皆驗辛巳進  
 士葉瑞臨安人為諸生貧甚好飲酒一日醉  
 臥窰溝中夜深聞有數鬼曰大水將至恐  
 奔死辛巳進士相與昇至諸天寺大門及覺  
 則身在寺門大水果漲翌日記所言為笑以  
 已年無春榜後中正德庚辰進天生橋新平  
 士以車駕南巡至辛巳始殿試天生橋南山  
 有一蛟騰拔起三山樹木大雨驟至順水而  
 下推擁十餘里至濟渡處樹木橫於河之兩  
 岸可容人行俗斷鬼獄寧州張海天性戇直  
 謂之天生橋斷鬼獄居官清正為揚州司  
 理夜夜斷鬼獄名震一時兵部侍郎鄭三衢  
 學士楊榮交薦之有功閩黔右都寇琛薦續  
 云海鎮遼而連靜剿閩而閩平等語後以誣  
 不軌下獄籍其家惟所賜帑金而已其妻楊  
 氏擊登聞鼓冤得伸詔復其官卒於途臨終  
 一律云敝裘不是偏生冷猶帶人間六月霜  
 之句入瑞猿石屏作家小內有一老青猿每  
 鄉賢瑞猿石屏作家小內有一老青猿每  
 家模皆王純心臨安人登嘉靖辛酉鄉試年  
 為先兆即死托生於妻弟家見其母妻一弟  
 未敢驗即死托生於妻弟家見其母妻一弟  
 婦也急趨出間房內哭聲又至河南陳州一

岸可容人行俗斷鬼獄寧州張海天性戇直  
 謂之天生橋斷鬼獄居官清正為揚州司  
 理夜夜斷鬼獄名震一時兵部侍郎鄭三衢  
 學士楊榮交薦之有功閩黔右都寇琛薦續  
 云海鎮遼而連靜剿閩而閩平等語後以誣  
 不軌下獄籍其家惟所賜帑金而已其妻楊  
 氏擊登聞鼓冤得伸詔復其官卒於途臨終  
 一律云敝裘不是偏生冷猶帶人間六月霜  
 之句入瑞猿石屏作家小內有一老青猿每  
 鄉賢瑞猿石屏作家小內有一老青猿每  
 家模皆王純心臨安人登嘉靖辛酉鄉試年  
 為先兆即死托生於妻弟家見其母妻一弟  
 未敢驗即死托生於妻弟家見其母妻一弟  
 婦也急趨出間房內哭聲又至河南陳州一

巨室見一貴人皓首威服焚香祈嗣既生知  
 河南嫌其遠又奔出復聞哭聲至廳前見黃  
 窠果摘其一食之竟回家中大呼而蘇妻孥  
 驚視但聞口內窠果香後任綿竹知縣又三  
 十餘年兵書監在王得民買屋城外天井中  
 而卒擊魚池三尺許得大石板起其一  
 下有小方塘四周磚甃中一小几几上燈一  
 蓋書一冊開視兵書也末載孫戰引魂二方  
 得民試之殊効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咒一物  
 與食其婦夜即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咒之  
 無不驗其弟恩民為諸生時聞而借觀得之  
 即棄書水深處兄大恚然無如之何其恩民  
 成進士位中丞人銀變曲江龍泉寺奉觀音  
 謂棄此書之功也

年有苗姓者為寺供灑掃夢老人拊其背告  
 曰樓下有白金數餅汝取為焚修費苗覺與  
 婦共掘之果得銀三十一錠攜遁去途遇其  
 女與一錠女以償負債者出之別錠矢追苗  
 夫婦詰其故苗啟視三十錠皆成鉛鐵因封  
 識復埋於故處  
 張布政寧州張法乳母卒入殮棺中血汗流  
 難救孔夢寐中聞傳呼布政放生池寧州西  
 司轎馬乃甦後果仕至布政放生池寧州西  
 碧玉峯山洞湧清泉接於湖至春魚多歸之  
 漁人競捕所獲甚多太史王元翰過此悉買  
 而放之至虹八井試虹入其家中一室皆  
 今遂無

紅是年元 蕭公像 寧州城 建蕭公廟 啟聖  
 登第館 選 蕭公像 匠人未識 狂臨安視  
 之行 至中途 過一丈人 容貌豐滿 鬚鬢皓長  
 問匠人曰 爾何往 匠人以實對 丈人戲曰 吾  
 即蕭公 眉下有痣 人多忽略 爾須細看 不必  
 遠求 語訖 不見 後匠人 摹望其神 最靈者 降此  
 於祿氏 為黠海口 瑩穴 柱移 寧州南三十里  
 一日 祠忽焚 其像不損 柱移 曰樓山 高峯 千  
 仞 雲霞 聚散 可占 陰晴 上有 天池 草木 落葉  
 其中 鳥即 啣之 去相 傳有 土人 三弟兄 為神  
 初建 祠於 山左 已豎 礫柱 是夜 忽風 雷大作  
 及天明 移礫 柱於 山頂 遂立 廟焉 蒙氏 時封  
 為景 神起 屢見 神像 離座 而起 象以為 妄及

鄉薦 出宰 漳乃 知帝 君之 起者 土主 蒙自 縣  
 敬父 母官 也後 歷官 參政 致仕 土主 蒙自 縣  
 像最 靈香 火祠 記云 神本 在通 海廟 中邑 有  
 老人 宿其 祠夢 神語 願至 目則 地老 人竊 負  
 而逃 遁氏 覺丙 追之 急即 棄置 灌叢 中通 人  
 昇之 不能 於是 遂歸 蒙蒙 人為 之立 祠其 後  
 交此 入寇 祠中 忽有 蜂數 百夜 飛入 賊帳  
 中盡 螫其 目賊 大驚 解散 蒙人 益異 之  
 厲祭 傅翼 高蒙 自令 闕於 厲祭 偶夜 獨坐 忽  
 云朝 廷厲 祭加 惠幽 冥公 素何 廢大 典令 孤  
 魂怨 恫耶 及明 詢於 眾果 有其 人乃 縣吏 之  
 新歿 瑞蓮 館嘉 靖辛 酉年 郡城 北者 屋池 產  
 者 瑞蓮 是科 鄉試 十人 九登 科蕭

崇業鄒學孔等皆在知府  
 章士元額曰瑞蓮館  
 員固不服兵難卜利石屏知州蘇兆印設機  
 密捕以其事禱於城隍甫畢適有警二傘者  
 出公喜曰賊在吾掌矣人問故曰此孰十人  
 之兆也因捧臺司檄以三十人深入其阻獲  
 楊紀等十人以仙跡郡人馬之驕云萬曆壬  
 歸後乃新其廟  
 方道士年近四十餘有同社生數人輪日受  
 餐月餘約北山寺言別眾先往待之少頃道  
 士至取炭於壁上畫二扉叩之輒有應聲扉  
 閉數童子出或肆筵或授几供具皆非人間  
 物酣飲而散次日往  
 訪道士不知所之  
 又萬曆丁酉復過龐  
 眉老翁宿東林左廊

一日夜靜月上有十餘丈長人來担行李一  
 頭衾枕一頭土杯翁拋杖於空中聳身同去  
 竊窺之甚確嘗授道於本郡生許姓泉女阿  
 者許後善黃白術人咸稱許真君云泉女連  
 州有石泉甚清若偶渴則主兵戈丙戌年水  
 忽濁沙定洲惡之令人齏其有裸形女子從  
 水中出而罵之香刻大士在寧州旬直壩寺  
 定洲乃止不擊  
 身至此少憩隨負之不動增至七八刀上書  
 人亦不能移遂於此建寺焉有碑記  
 題蒙自祿有政事關夫子最謹鄉試時見神  
 題執刀立闈外刀上書章首節後入闈果是  
 題遂獲售因題東嶽  
 神功默相之額  
 東嶽  
 昔傳內有石如東嶽天



齊像土人擡至瓦倉營前重不可科夢通海  
 移遂就地為像祀之至今靈異鄭生  
 於每科前一年二月廿五日夢至一山頂林  
 木茂美中有樓閣甚華麗或時見人唱名或  
 時見上有匾額覺來常記憶之所言是科本  
 地中幾人無不應驗前亦屢言其人中之姓  
 名後為神譴責遂童謠崇正末年童  
 不敢輕言只說中錢名耳童謠曰風婆娘  
 打鼓賣沙糖東邊抓一手西邊抓兩庄後沙  
 定洲萬民叛民遭屠戮東據會城曲靖江  
 廣西武定楚雄得數郡昔年虎入城縣有  
 使肥以四為手以一為庄也虎入城  
 亮入城居民驚異知縣何恭錫牒請城隍曰  
 亮者渡河而去善政感之今乃入城余實不  
 全

德願反身悔過以弭患紫姑降筆  
 不三日兩虎鬪死於北山王乾亨  
 扶此多驗崇正丙子鄉試前諸生問中試者  
 紫姑降筆云寧無頭而有足子不了以得名  
 糜有舛而是已申去腹以為真暗降此  
 藏丁一麟中四字及榜發果然江寧  
 相署石叛屏州為叛將所殺州人祠之公降此  
 云為本州城隍之神遇有疾者此才輒効州  
 紳謝正築者北山田高若旱公降此指方向  
 鑿之果得泉灌溉其悼詩曰五十餘年幻影  
 身多艱少樂命途屯服官已愧猶良吏身姓  
 彌慚君子仁刻刻塵緣耽往歲如垢復忽  
 迷津曾羨一滴還相問回顧金陵淚滿巾公  
 內姪張經世適為屏廣文詢公所生之年與

此第一 無差 舊學 二異 阿連 晉賊 叛借 交趾 兵有

朝焚燬 聖位 踞宿 神龕 未幾 病其 命伊 國人

占云有 老人 堪他 任祭 祀不 愈惟 移去 乃可

果徙寓 而病 痊又 李定 國焚 燬殿 廡坐 北

門城指 揮象 賊忽 大風 揚沙 飛石 有帶 劍黑

將漢定 國掀 墜城 下幾 死 螞蝗 溝阿 連鎮 蠻

二事足 以警 侮聖 者矣 二 十里 冬春 皆麥 地夏 秋水 溢往 來需 船相

傳有螞 蝗精 作崇 形如 網船 遇之 多覆 或云

精懼絲 綳舟 人先 以絲 綳撒 雞狗 言石 屏舊

之行者 姓無 患至今 猶然 丁亥 年狗 坐於 几上

不可讀 有疎 書小 字云 窮莫 食粥 富莫

云不好 了不好 了雞 鳴言 云窮 莫食 粥富 莫

蓋屋待 等六月 六人 頭堆 過屋 未至 六月

偽秦王 孫可望 李定 國等 兵南 至果 應肉

躍前湯 進疾小 愈廣 復炙 其肉 為末 餵母 母

得熟睡 夢中呼 之還 肉來 忽一 物從 梁墜 下

如雀躍 不已其 妻急 捉之 別鮮 肉一 鱸也 呼

廣視廣 觀已肉 驚愕 壁鳴 郡城 迎恩 寺照 壁

不已久之 復不見 壁鳴 郡城 迎恩 寺照 壁

止象異 之問於 僧僧 云明 時鹿 入城 康熙 二

亦曾鳴 過此吉 兆也 鹿入 城年 三月

寧州有 大鹿入 城被 人擒 至乙 巳香 木橋 阿

年祿昌 賢叛誅 之祿 氏遂 亡香 木橋 阿

南一里 有石梁 一空 以瀉 山水 相傳 有水 怪

藏山岩 中遇雷 雨水 漲開 出為 禍乃 為龍 頭

二尺許口 脚戶巨鈴風搖聲錚 玉帶神仙 城郡  
 錚然以鎮之 兵亂鈴為人竊去 玉帶神仙 城郡  
 窰溝自西北下 多沙巖洞 山色多赤 形家記  
 云巖洞 山青生 玉帶窰溝 沙滿出 神仙人以  
 蕭都憲及李 關聖廟鐘 阿連關廟 中有古鐘  
 建白當之 熙六十年八月 忽自鳴 三日 觀音洞 三十里  
 日州人復作新架 起懸之 觀音洞 三十里  
 有五郎溝 黃沙塘 出礮 筍元 七屏潭 在寧  
 時建刹 時見大士 騎白象 其上 七屏潭 在寧  
 十里 婆溪 即大龍潭 四圍 古木 流瀉 為江 方  
 圓約八十丈 中潛 七屏 冬春 水澄 如鑑 夏秋  
 渾水 出明 正德 初土人 築隄 灌漑 田畝 水屏  
 每屏 出為 民惠 遇術士 取其 雄患 遂息 水屏

臨安府志

高

城東四十餘里 燕子洞 瀘江水 出此 相傳 內  
 有水 怪 雍正 九年 六月 閒土人 見一物 牛身  
 不滿 四尺 其 角口 皆 赤毛 灰色 前兩 膝毛 長  
 尺餘 如 纓 然 仰視 而行 河水 從旁 分流 皆不  
 能 近 白京 寨 落水 洞 忽 泛 漲 數丈 田園 民舍  
 一望 成 巨 津 竟 一 晝 夜 土人 用 銅 號 吹 之 此  
 物 才 遇 水 洩 後 纍 纍 有 足 跡 前 康熙 二十 七  
 年 二 次 矣

李達白遺事 趙州鄭榮時 亮工 因 訟 在 者 往  
 書白書 鄭曰 兔頭 書時 曰 兔尾 人 俱 不 能 解  
 及已卯 卯 鄉 榜 發 鄭 中 解 時 鎖 榜 也 郡 城 欠  
 旱 官 氏 祈 禱 不 應 設 壇 北 寺 仙 象 請 白 登 壇  
 白 默 登 牆 下 官 執 筆 請 為 符 白 書 云 風 伯 雨

師太無情十室之色有忠信李連白豈獨無  
分象楚之次日果雨鎮帥馬山奉調道京  
詣南山寺辭白白向石曰來來去去何為哉  
後帥至省制軍仍題雷任年餘辛酉補行  
鄉試人問解中何處白曰中在節上榜發趙  
節發解是科一士執大哉竟之為君也文  
讀師云比下科題也象忽之至甲子科果是  
題而此士中矣丁卯科黃肇曾問應試白  
好大西西瓜切之無聲以為不能中矣已而  
中亞元癸酉科人問中試白云蒙引到臨  
庫河水桂花臨城十姊妹落後一老郎蒙引  
者前庚午蒙自尹秦發解也河水桂花香者  
是科譚璜發解寄河西學也老郎者尾則朱

臨安府志

燦英任羅家坡小字阿老也  
是科人問鄉  
試題目白云不知其人又問白云不知又不  
知後乃孟武伯問仁一章題建水吳生正  
會文白突至生以文求教白指其口曰爾要  
中皇帝萬萬歲歷十餘年出貢遇癸巳開萬  
壽恩科生乃中經魁有人隨白求道已多  
年一日靜坐忽注其婢白奔至伊家大哭  
云何匪僻至此可惜其婢白奔至伊家大哭  
梅憾終身

跋

郡志者何以記古也記古者何以鏡今也古  
人有言守土者三年不修志等於曠職凡以  
圖書所載如山川田土城池宮室兵防錢穀  
禮樂祭祀官師選舉水利屯田關梁道路諸  
庶政何一非古即何一非今今古異宜道在  
變通可曰不皆我職事哉矧臨陽為滇東上  
郡夙號文獻邦雄鎮列閫守在神京萬有千  
里外所屬蠻疆則有納樓茶甸諸司崇岡複

嶺隣交阯緬界新習哀牢間考義和之宅南  
交原在日月照臨赤界之內稽指南之賜越  
裳氏即今車緬貢象所必由是臨為邊遠郡  
其志更當急夫何山川光華之氣煥為人文  
肇於有元闢於有明歷我

朝稱極盛者已四百餘年矣而所為郡志者尚  
無成書可求此中之遲遲一若默待於  
聖朝修一統志之會適東萊郡伯張公來而後創  
纂者數非偶然也公蓋古名臣流亞其治吾

臨僅期月爾述其所舉皆志中諸要政如興  
水利則大築瀘江三河之隄固金湯則先勞  
以補城隍之缺速平賊則製軍器以供軍國  
之用其他興利除弊賑災救患刑以懲姦慈  
以安良謹權量而平物價抑強橫而整風俗  
建橋梁以通水道清田租以備樁木夙夜葦  
芻不憚勞瘁善政聿舉更欲開局從志事而  
州縣之揆求者不卽至驛鹽之任又限日以  
赴不得已於臨別時諄諄托屬員府學教授

夏君冠侯總其任先捐金百餘儲供給期必  
成又得陞任州守海寧祝公勸其事新任漢  
陽夏公督其責遲至辛亥之秋脫藁請削方  
付剞劂公之勤於志者如此初何有於三年  
公治吾臨之政卓卓可傳者如此何待志於  
異日如公者直能以今政之所有補古志之  
所無謂公修志也卽公之修政也噫豈易得  
哉豈易得哉後之志者宜監於此也夫  
戶部分司倉場大通橋監督四川綿州知州

紀錄六次致仕郡人王立憲謹跋

臨安府志

六

志之難也非具三長者不能為即為之而摺  
撫絰漏亦不足以傳信憶余所聞天下志自  
中州彰德西秦武功江南吳郡贈炙人口而  
外識者往往詬病則擇之不精語之不詳未  
可易言志也辛亥春余應

陞鹽憲張公之徵與修郡志披閱各屬舊本委  
多未備爰與同事諸君就見聞所及裒集若  
干卷不禁喟然曰斯志也其果鉅細不遺耶  
人物政事果核其得失源流耶似是之非偽

臨安府志

卷九

訛之說其果鑿然燦然耶往事之湮者果得  
出節義之晦者果得彰耶是皆不可知者三  
四百年之典故悉燬於劫火之中而二三遺  
老消磨就盡傳疑傳信半屬支離無論開闢  
往事渺不可稽即沙晉弄兵顛末亦未有能  
確指其所以然者其中遺略豈盡作者之過  
哉第提綱挈領有條有理補數百年之缺度  
幾藉手以報

鹽憲不隕越是懼而弗詳弗贍當亦博識君子



所共諒也為書其梗概以綴於簡末云石屏  
何其偉敬跋

臨安府志

九



士大夫遠數千里來守一邦雖成法具在而風土之變遷人事之得失素不相習所貴鑒之已往以善將來則非志莫考此臨安郡志

陞任

鹽憲守郡時所為修也聞明郡紳楊公傑纂有四卷購之弗獲

本朝壬子年前郡守程公纂輯僅有抄本藏於薦紳家亦殘缺不備歷今六十餘年其變遷者幾何得失者幾何每郡守至欲悉其源流索

臨安府志

九

之無有是臨一缺典也公慨然曰我不修其誰任爰徵各屬舊本捐貲設局延郡紳先輩之有學行者數人以建牧公董其事以勸其成閱七月脫稿就正

公益指所未協復與州牧公乘簿書稍暇輒挑燈商確每至夜分二鼓廣搜彙採不敢遺棄前美亦不敢勦襲前文去取增減總期於當又閱數月始付剞劂固不敢云信而可徵然斟酌之間頗費苦心後之守是邦者鑒前轍

以造後車或有資於萬一則  
鹽憲之功不朽矣他若遺文  
往行取之不無過  
寬益因創是書之難故不妨  
多載之以俟後  
君子之裁定之爾

郡學博甲人夏寬謹跋